

千秋呐喊

「秘象贵州」系列丛书

陈东旭〇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「秘象贵州」系列丛书

千秋呐喊

陈东旭〇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千秋呐喊 / 《“秘象贵州”系列丛书》编委会编著. — 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4. 5
（“秘象贵州”系列丛书）

ISBN 978-7-221-11652-9

I. ①千… II. ①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81882号



《“秘象贵州”系列丛书》编委会 / 编
陈东旭 / 著

责任编辑 戴俊 谭芳芳

装帧设计 陈红昌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（邮编：550004）

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张 9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书 号 978-7-221-11652-9

定 价 22.00元

一 袁崇煥·关宁铁骑

天启六年，后金来势凶猛，努尔哈赤率八旗军连陷明王朝八座城池，举国震惊，人心惶惶。

我的头儿高第，官当到经略，号令整个辽东，可却不会打仗，又贪生怕死，三十六计走为上——撤。

于是，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崩溃。努尔哈赤眼看着不费吹灰之力就要拿下整个山海关以外的地盘，忽然发现宁远有个不怕死的领着两万来人守着，全不将他那十来万八旗精锐放在眼里。

对宁远不放弃的这人就是我——袁崇煥，我把头儿高第的话当耳旁风，叫我撤，我不撤，高第拿我没办法，努尔哈赤说要替高第好好管教管教。

我这边前有劲敌，后无援军，全军上下早将高第那挨千刀的骂了个通透，但骂不能解决问题，怎么击退敌兵才是眼下要考虑的。

努尔哈赤的军队在人数上占优，单兵作战能力也比我这边好，有人说我有关宁铁骑，可那时还没建起来，就是有，这会儿出去跟八旗劲旅死磕也是找死的命。

除了守，没别的路了，努尔哈赤要咱的命和地，咱就是不给他，拼死了变成鬼还得呆在宁远这么个不毛之地和他做伴。

抱着这么个念头，我就开始准备了。

守城的基本原理无非书上讲的那些：坚壁清野，兵民联防，同舟共济，防止逃兵。翻翻《三国演义》就知道了。

努尔哈赤兵临城下，派人来劝降，吹嘘自己有二十万虎狼之师。我这时候也把话挑明了，告诉他切勿心虚，十三万就别硬说成二十万，有本事放马过来。没等跟他再啰嗦，我直接命红夷大炮，一下子就把他几百官兵轰上天。

努尔哈赤大怒，发动总攻。他要么不打，要么就跟你玩命。

这时，我命将士发矢镞，掷礌石，飞火球，投药罐，老本和老命一块使。这一番战斗下来，后金死伤无数还是前赴后继，终于攻到了城脚下，开始挖墙脚。

宁远虽在过去四年，不断地加高增厚，似乎坚不可摧，然而，努尔哈赤找了许多可以抗高温和高压的顶盖冲到城下，以此顶住了城楼上的射击，把城墙挖出几个七八米高的洞。他打算连夜赶工，一鼓作气挖穿城墙。那还了得！

我赶紧让人用棉被和芦花包上火药点着，扔下去，烈火熊熊，再没人能闯到城下。

那些待在城墙洞里的兵士，自然被我斩草除根了。

第一天后金的进攻强度猛烈，第二天更甚。努尔哈赤在那年头是战神级别，出道以来从未败过，此番带着攻必克、战必胜的架势，看来是打算用人海战术踏平宁远。

到了第三天，我这边死得差不多，没被打死也快累死，本打算就此战死得了。突然，有只全身血红、光滑无毛大怪物从天而降，对我吼叫几声。它缓步走到我身边，突然站起来，块头比我还大。要在平时见到它定得吓一跳，奈何此时我精疲力竭得连呼吸都费劲，竟然麻木地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独自面对它。

它该不会想来吃我肉喝我血？这样想着，见得他久久未有动静，我也趁此缓过了口气，不知从哪来一股劲儿，冲上去，凶狠地冲它怒吼，想吓走它。

这畜生偏偏一点不害怕，一跃而起反将我扑倒，不过却一点也没有伤害我的意思，这倒让我的心绪平复不少。

接下来的一幕足以让所有人惊奇，只见它在坚硬而冰冷的土地上划刻起来，竟然是字：“我帮你破敌，事成，答应我件事。”

我本来不信邪魔鬼神，因为没人亲眼见过，可现在见到了这会写字的神物，震撼之余，什么都答应了。

它满意地摇了摇尾巴，走到城头，只见仰天一阵长啸，竟生生盖过了城头上震天的喊杀声，紧接着城下窜出来成群的狼，神速杀向敌军大营。

全力攻城的后金军被这一幕震惊了，而狼群直扑向努尔哈赤的营帐。那是后方，正当全力攻城的紧要关头，守备少，狼群顺利到达。

接下来所有参加这场战斗的人亲眼目睹了那可怕的一幕，营帐前，数十名士兵被咬得血肉横飞，努尔哈赤穿着黄金战甲逃了出来，挥舞着手中的兵器驱赶狼群，却被六七只狼同时围攻。

努尔哈赤是经历过血与火淬炼的，身手不错，可此时已近七十，在刺杀了一头狼后便体力不支，被另外的六只一拥而上分尸了。

此时，攻守双方的官兵都止住厮杀，屏住呼吸，呆呆地观看这一幕。这一幕让见惯了生死、砍人像砍菜一样轻松的战士都吓呆了。

努尔哈赤死。胜利已唾手可得的后金军停止了攻城。前有劲敌，后无援兵，陷入绝境，本想和城池共存亡的我，竟起死回生，反败为胜，此时，兴奋之情已无法用言语形容。

对于努尔哈赤的死众说纷纭，后金坚持说努尔哈赤是被轰成重伤，回了老家正常死亡的，明朝则坚持是被红夷大炮炸死。后金死要面

子，他被狼生生撕裂，如此不光彩的事，自然不愿意提。

照理说，我明朝这边应该将努尔哈赤被狼分尸的事说出去，以作谈资，可却没有，每一个人都守口如瓶。因为那头神物，继续用那锋利的爪子在地上向我写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包括他被杀，都不得说出去，否则生灵涂炭。”

经过此事，我不得不将它当成神，我相信它说得出来做得到。于是，我下了死命令，让手下不得将此事说出去，透露半字的定斩不饶，只说他是被大炮轰死。同时，我在给高第的战况汇报中也称努尔哈赤是被炮弹打中。

那一些跟我在宁远血战到底的都是我最信任的，我的话他们比圣旨还听，这个秘密便无人说出去，后金那边，对此倒更为讳莫如深。

我当时不清楚此神物怎么有此番要求，难道是神一向都低调如此，做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还不敢让人知道？可后来才明白，它是有阴谋的，它在酝酿着一个局。

我将那神物供奉起来，它让我不要将它宣扬出去，就当今天的事是上苍可怜我大明而帮忙退兵。

无论如何，我都不敢对它稍有不敬，也没有忘记战前跟它订下的契约，要给它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。

刚开始我很好奇，这神物它本事不低，它那狼群的战斗力更十分不简单，怎么就会要人相助？问它，它不说，还一副要吃人的模样，我只得忍气吞声。随后，为了使我能更积极地帮它训练出一支奇兵来，它还答应事成后，帮我平定辽东。

于是，便有了关宁铁骑。

关宁铁骑，每一个士兵一开始都经过层层的挑选，不是自吹，能够进得了这个队伍的，不但千里挑一，而且往往还是万中无一。

那神物从一开始就告诉我，它需要的这一支军队人数要求在五百，

必须擅长骑马游泳，以便经受长途跋涉和走水路，单兵作战能力要在这个时代最前列，要能经受住最严格的考验，还必须掌握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。

我那时候正当一战成名，可以大胆向朝廷要钱要人，在一开始并不难，心想不就五百人吗？

可当训练开始，我发现我错了，那神物给我制定的训练方法极其残酷，那些千挑万选的人从体力训练这一关入门，十个中有两个撑不住退出，而退出的结局只有一个，神物要他们的命。

我求它放过他们，它没有同意，要挟说若不照办，那死的就不仅仅是两个人了。

当时我对它非常迷信，也只有忍痛将他们杀了。

紧接着剩下的八个人进行各项技能的训练，包括火铳发射、骑术、兵刃、攀岩和徒手搏斗等数十项技能。由于我在一开始就跟他们声明，此轮必须淘汰三人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成绩最差的倒数三个必须得死，他们就都拼了命要夺前五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。

人的潜能在这种高压下被发挥到了极限，到考核的时候，那倒数的三名，就是放在哪里都是顶级的人才，但还是被杀掉。

我还以为五个里最后怎么也必须留下一个，哪知道我太天真了。

剩下的五个人，被送进个笼子，就像被送进了蛮夷的斗兽场。不，应该说比斗兽场还要凶险，因为他们是在缺食少睡的情况下对一群同样饿疯了的狼、毒蛇、老虎等猛兽。

只有杀死它们，剩下的才算合格。

经常是五个里一个都没剩下，偶尔能活下个，偶尔五人全活，但都是极少出现的情形。

能够笑着走到最后的肯定不是人。

秘密训练着这样一支队伍，我不知道这神物要干什么。打小爹妈

长辈就教我神仙是仁慈的，妖魔才是邪恶狠毒的，可我恍然意识到自己奉若神明的东西干的事正是妖魔才做的。

果真如此，我岂非就成了人间的罪人？说不定这妖物是打算通过我训练一支奇兵对付神仙，到时候把天上的神明也给得罪了，我有多少条命都不够杀。

它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，想着法儿来打消，告诉我们要去执行的任务极为凶险，方才有此要求。如果不经过这般残酷的训练，连那个地方都到不了，就得全军覆没，更别谈去完成什么任务了。

跟努尔哈赤，跟高弟，甚至阉党斗，我都有的是法子，偏偏在这怪物面前，我丧失了一切的手段和谋略。因为这怪物不是人，阉党再怎么不是人，好歹是人养大的。而这怪物似乎能觉察出我的心思，让我怎么想方设法试探它都无济于事。

它也是这么告诉我的，说它是神，凡人在想什么它都知道，休想要手段。就这样，我一步步沦陷了，成了它手中的木偶，叫我往东，我不敢往西。

虽然宁远大捷使我名利双收，但也经不住它那样折腾，朝廷所能给的物力人力是有限的，我琢磨着要能走个后门多得些支持才能完成它交给我的任务。

当时把持朝政的是阉党，不过阉党以溜须拍马整人最为擅长，能打仗的不多，为巩固势力，他们对能打仗的都竭力拉拢。本来像我这样的读书人是不应该去巴结他们的，可现在鬼迷了心窍，为了满足怪物的需求，只好把一套溜须拍马的功夫玩开，又是给魏公公送礼，又是给他建祠堂，将他拔高到孔圣人的高度。

如此这般后，阉党也够意思，尽量满足我的需求，要人给人，要物资给物资。我一边私自训练这一支部队，一边也没忘训练正规军。这样以来，一方面如果后金军再来也可以抵御，一方面则能很好地掩饰秘密

训练的这支队伍。

一年多后，皇太极亲率大军前来为他老爹报仇了。

我赶紧去咨询神物，看它有什么好计策击退敌兵，其实我心中已有良策，可我想它应该有更好的！

没想到这畜生要我拉着那支秘密训练的部队上去进行真正的厮杀，算是最后的训练。他们此前纵然有过多次生死厮杀，但那是和不会说人话的猛兽，这次却是和这种拿着武器，同样进行过严酷格斗训练的人。

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忧愁。因为以前打仗都是我们这边占据有利地形拿着大炮，以城墙为掩护，借助优势兵力守着，要在人数差了极多的情况下出去跟那群彪悍的家伙拼，那不是找死？

但是，神物说的话比圣旨还圣旨，想来要是皇帝也得听它的，我当然没意见。

于是，我第一次领着关宁铁骑，紧闭城门，以破釜沉舟般的决心同皇太极决战。

皇太极想破头肯定也搞不清楚，其实我不是来打仗的，是带队伍来训练的。他和他的后金战士们只是陪练。所以，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也感到震惊，要知道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紧闭城门死守的。

那一队经过训练合格的家伙此时已有五百来号人，列队迎接。

皇太极来了，迟疑了下，战斗打响。

以前，后金军看到明军就跟狼看到羊，多少年来都如此。直到这一次，那五百来个精心训练的队员严阵以待，一见皇太极，就跟猫见到老鼠似地扑上去。

皇太极他老子纵横天下无敌手，栽在我手里，我赢得有点侥幸，他这次来，我带的人虽然少，却个个战力惊人，冲入敌军中不要命地战斗。

看着这架势，皇太极总算知道自己遇上了疯子，战争的疯子，竟完全无招架之力，只有撤了。

他怕了，自认为后金军所向披靡，无往不胜，出了名的不要命，没想到还有如此勇猛得不怕死的，简直不是人是猛兽。

五百个，和威震天下的后金军正面对抗，受伤了几十个，死了十来个。而皇太极那边死的人数就不下三百。

任何人都不敢想象会有这一天。

不得不说，神物就是神物，这一次，若是没有它让我出击，虽然也可以获胜，却又怎能如此狠狠地挫后金的锐气？

这一仗干得相当漂亮，可还没好好享受胜利的果实，这怪物说那任务可以去完成了，让我去准备准备，不日便要出发。也没说目的地是哪儿，就是要一路向西。

在此之前，我得抽开身，于是这一仗胜利后一个月，我就选择了辞官。

办完这一切，我领着这五百来奇兵，在神物的带领下，直奔西去。

当时我怀疑要去的是西藏，那里冰天雪地，高山林立，生长着各种各样奇异的动植物，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。可我到底还是猜错了。

骑马，徒步疾行，交通不便，到处都是险峻的地方，走路骑马都极不顺畅。历经一个月，我们才到达。

这时候，我才发现那怪物要我们进行最刻苦训练的原因。

我们来到了号称死亡之海，进去就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必须深入其中，才能完成那个任务。

二 袁崇煥·塔克拉玛干历险

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长两千里，南北宽约八百里，白天最高温度可达七八十度，不但能煮熟鸡蛋，烤久了，连人都能烤熟。

我们一行五百来人，外加一头畜生，打算用最短的时间征服它。

向当地人购买了骆驼，筹些物资，我们就向沙漠的腹地进发了。

我在这群人中的体能算差的，但也只有我指使得了他们。他们的训练方法异常变态，每个人也都相当有个性，谁也不服谁，只听我的号令，连那怪物的都不听。当然，出现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怪物从不直接和他们沟通。

茫茫的沙漠就像大海，大海会狂啸，沙漠也是。作为流沙面积世界第一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风沙刮起来真要命，最快可以达到全力射出去的箭的速度。

我们刚开始走得很顺利，粮食充足，仗着司南和怪物指引方向，虽然累了点，苦了点，却还能撑下去。

紧接着，白天起了大风。

风夹杂着沙石，沙石就像炮弹，天上的太阳像是要掉下来，天地活像大火炉，一眼望到尽头，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。

仅半天，我们就有些撑不下去，身上穿着的铠甲尽皆被沙石刺破，

而风还在加速。尽管我们已停止前进，趴在地上忍受高温的煎熬，还是没能躲过去，似乎要全军覆没。

一支奇兵就这样完蛋了吗？我开始琢磨破解的方法，总算想了出来，将那些嘶叫的骆驼绑在一起围成个圈，我们再把自己捆在那上面。

这样，即使风再大，我们也能在一起，不至于被吹散。

不得不说，我们的运气很差。这天，风继续加大，无所顾忌，我们整个儿地被吹离了地面，醒来的时候，都不知道被狂风卷出多远。

所幸捆绑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由精钢打造，我们一队人总归还在一起。但损伤也是巨大的，捆绑我们的这条链子有三分之一被埋在地下，从沙石里扒开来看，那些被埋的士兵全都没了生气，除了那头怪物。

不得不说这头非人类的家伙生存能力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，它虽也被埋着，却仅仅受了点轻伤，歇了半晌，照旧生龙活虎。

而我的战士经过这场大劫，仅剩下三分之二，骆驼们虽还绑在一起，也死了大半。

这是自我们深入沙漠后第一场同天地的恶斗，我们都深感人类的渺小，那畜生则跟没事一样，埋着头，像是沉默风中的一匹狼，继续前行。

我这时作为一个优秀将领的心思再起，心想要是我们就这样走下去，能跟着它走到尽头的没几个，最有可能的是无人生还。而且，它从始至终要我做的事都要绝对保密，我进一步推断，想来只要我帮它完成任务，它肯定会杀我灭口。

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趁着它现在受了伤，先下手为强。它看起来不像神，倒像妖魔，不如就宰了这畜生，为民除害。然后再原路返回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

它神秘得令人恐惧，我现在是不想从它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了，比如它曾许诺事成后帮我平定辽东，还说什么要让我夺取天下。

于是，我当机立断决定对付它。

有鉴于在它面前我要不了什么心眼，决定一想到就做。

召集大家，我手提着兵器，喊道：“将士们，今日之事皆是因这畜生，大家跟我一起上，杀了它。”

我这帮兄弟一听，二话没说，提着火铳朝它身上招呼而去。

火铳，全身带刺，远距离作战能射击，近战可当狼牙棒使用，威力巨大。我们一提就冲，又是发射，又是挥舞，个个虎虎生威。

可这家伙除了能写字，身手还极为了得。一躲一散，总是在两拨战士之间，一旦火铳发射，射它不到，还先得把对面的人射死。至于近身上去，光靠着狼牙棒的挥动根本打不中它。它活像个武林高手，面对这么多人的夹击，游刃有余。

它一边逃一边叫，呼啸的声音悠远，在沙漠上可以传出长长的距离，但我相信，无论它怎么叫，都会被漫漫黄沙湮灭，就算是它的援军真的赶来了，这家伙也该早就死在我手上。

它的行动迅捷，若是让它逃出生天，后患无穷，我在这时候充分发挥平时训练的围歼战的特点，让兄弟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它困在其中。

今日必杀此怪！

可一直杀到天黑，我们还是没能拿下它。

它本可以突围而出，却故意被困在其中。

于是，我又犯起了愁，它这是使的一手好计策，假装被我困住的样子，实际上已经叫了援军聚过来，想着将我们一举歼灭吧？

但我实在拿它没办法，深觉这次错过了杀它的机会，以后岂不是更不可能？便愈加忧心如焚。

想必它是希望被我们围困的，我决定不着了它的道儿，便让将士们停下手头的活计，逃。

这畜生见我们对它不感兴趣了，果然步步紧跟而来。

我设下计谋，挖了个陷阱，然后再将它困住。

这下它可遭殃，以为凭着快速的身形可以躲得过火铳，哪知一不小心踩了空，进了陷阱，除非它长了翅膀，否则根本出不来。

紧接着，我又让人将沙石堆进这陷阱里，将它活埋。这样，纵使它长出翅膀来也是插翅难飞。

干完这一切，我总算松了口气，但愿这一辈子都不要再碰上它，管它是神仙还是妖怪。

我们靠着身上的司南疾行向沙漠的出口。

在沙漠上行走，最容易失去的是希望，朝着一个方向拼命走，往往翻过了一个个的沙丘，看到的还是沙。

绝大多数毅力坚定、体格强健的，在沙漠中首先失去的就是自信；整日被惶恐所困，生无所望，加上恶劣的环境，堪堪被折磨至死。

关宁铁骑，这支我费尽了心血，从无数人中挑选训练出来的奇兵，个个都如钢似铁，无论多少风吹日晒，无论多么饥渴难忍，都能咬紧牙关地赶路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都不会轻易放弃对生的渴望。

就在我们走过来时的路，到了沙漠的边缘，众人脸上都挂上笑，却没想到，有队畜生早就恭候多时了。

一队狼，怎么也有近五百只，还在源源不断赶来，冲天号叫，听起来悲哀得让人恨不得一头撞死，又很是让世间万物惊恐，方圆十里的野兽听到它，已跑得没影儿。

沙漠附近，缺资少粮，哪里养得起那么多的狼？正是纳闷，原来这是在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落，本来住着几百号的人，倒一个不剩全部让这些四方赶来的畜生收拾干净。

这群狼的目标是我们。

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，它们的头儿就是那怪物，它没有死，不知它

什么时候已走出沙漠，赶在了我们面前。

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，我们都知道这次栽了。

它们在这个村庄将我们团团困住，我们休想再走出半步，一想要突袭，就被它们赶回来。

要说它们打算报复，将我们当成口粮，也是没有的事。每次它们进攻都不凌厉，围攻完我的士兵，却也不杀了我们，只将我们咬伤，让得原路返回。

它们这是要我们好好在村子里待着。

我不知道这群畜生要干什么，每日饱受着未知恐怖的折磨。

几天以后，那畜生身后跟着四头强壮的狼，找上了我。

它支走我身边的人，以写字跟我交流。

“我说过的，我是神，你杀不死我，你竟敢忤逆我的意思。”它写道。

“既然落到你手里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”我把心一横。

“想死哪有那么容易，你想死，我偏要让你活。你和你的战士落到我手上，我本可以轻而易举杀死你们。但若你们帮我完成任务，我大可以饶你们性命，还可让你们尽享荣华富贵。”

我不为所动。

“你即便是不为你考虑，也要为你的家人，为明朝百姓们考虑吧？”它的眼中放出一道诡异的光芒，我的心一提。

我知道，如果不帮它，它就会报复，到时候，极有可能血流成河。

但它究竟要我做什么？

它的本事既然这么大，为什么不自己去做，我琢磨不透。而且，为什么还偏偏选中我来领这个队？

它似乎看出了我的所思所想，写道：“之前我太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那么不老实。这么说吧，我要做的这件事非人力不能完成，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。之所以选你带兵，乃是因为你实属这个时代极优秀的军事

天才，只有你才能完成那个任务。不然，我倒可以另外选个人带上关宁铁骑，可那是去送死。”

“那我倒还要感谢你的夸奖了。说说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说不定这事我还真干不了，你找别人吧。”我推辞道。

“绝对不行，我观察你好久了，你是唯一合适的人选。至于做什么，到了你就知道。难道你不想搞明白我要你做的事？”

它这话说得倒也在理，我心底有强烈的探索欲望，可问题是注定死亡的结局，我干了有什么意义？事成之后为了保密，它一定会杀我。最主要的是路途实在太过于凶险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

我和它谈不拢，它开始报复，疯狂地向周边的居民们报复，说只有我答应，它才会停止这种进攻。

新疆此地，没什么兵力，这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聚集过来的狼，在这头变态的带领下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不知道它还会干出什么来，我动了恻隐之心，答应了。

恻隐之心是一方面，另外，我已然看透，今生倒霉遇上这么一头怪物，算是摆脱不了。既然摆脱不掉，就要想方设法战胜它。

以它的残暴和做那件事的隐秘性来看，我隐约猜出那件事可能导致生灵涂炭，我想着要是能带着将士们去，到时候兴许还能坏了它的好事，岂不快哉？反正我们待在这村庄也是等死，倒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。

被狼群逼着，无可奈何的我们再一次踏上征程。

没有再搞任何花样的我，带着将士们同风沙全力周旋开来。

打小我看的书就多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沙漠中的生存策略还懂些，这时候都派上了用场。

像上一次那么倒霉的情况没有再出现，但同样处处充满危险，我们都咬牙忍着。